



「女有歸」
新論

德國的翻案傳記

楊夢茹
◎ 作家

「從政難道非得看起來很悲傷、醜陋又乏味不可嗎？」去年夏天法國總統大選如火如荼之際，氣質高貴的候選人賀雅如此反擊對手陣營的惡言攻擊，技巧地告訴選民美麗的她，除了治國能力之外，她還擁有對方欠缺的特質。

10 月末，阿根廷總統大選結果揭曉，向來不諱言喜愛濃妝豔抹及名牌、但絕非花瓶，而且縱橫政壇多年，問政向來犀利的基希娜，成為阿根廷史上第一位女總統。

12 月末，結束流亡生涯，歸返巴基斯坦投入反對運動，同屬美人胚子的反對黨領袖布托，慘遭暗殺身亡，結束了轟轟烈烈又曲折的一生。

與這幾樁要聞同步進行的，是爭取美國民主黨提名的兩位候選人，其中歐巴馬為非裔，希拉蕊為女性，堪稱空前絕後。

女性從政，以德國而言，綠黨最是繽紛，而屬於基民黨的現任總理梅克爾，去夏成功扮演八大工業國高峰會議的東道主之後，聲望大幅躍升。當我們每天耳聞眼見都有傑出女性在各行各業出人頭地之時，是否想過，已經走入歷史扉頁的女性，無論她試圖在男人主導的環境中開拓出一條自己的路，或者委屈婉轉地附會但發出曼妙宏亮的聲音，所有我們能經由閱讀認識並瞭解她們的路徑——傳記，公允？逼真？貼切嗎？

自古以來，由於女性受到壓制，為名人作傳是男作家的專利；另一方面，有本事留下自傳流傳後世者，當然也屬於同一性別的英雄好漢。看看德國，至 20 世紀中葉為止，書市上流通的傳記，男作家寫男人仍舊占多數。等到兩次世界大戰忽焉已過，德國人回顧前五十年的廝殺與創傷時，這才發覺應該嚴格評估始作俑者的面目。

對照這分領悟，一股新氣象因而醞釀了出來：豪傑或惡魔的輪廓固然有待捏塑，重新詮釋史上留名的女性，同樣刻不容緩。今日的德國其實不缺名女人的傳記，這要歸功於七〇、八〇年代興起的女權運動，有趣的是，這些傳記再度呈現女作家為女人寫傳記的趨勢。然而大部分由女作家撰寫的傳記並未能跳脫窠臼，筆下的女主角莫不足式典範，母儀天下，是各個領域的翹楚。美侖美奐的筆調使人忍不住嫌其了無新意，在歷經許多運動及革命之後，難道作者只希望舊調重彈？少了這些才德兼備的閨秀，男人們的成就起碼得七折八扣？

如何布局，如何鋪陳名女人走過的人生路，輝煌或千瘡百孔，

上上策當然是盡量重建現場，恢復她們音容的原貌。近者如畫家穆勒 Hildegard Möller、1931 年歌德獎得主胡赫 Ricarda Huch，她們光環下的內心世界，創作時如何捕捉靈感等等，相信讀者都有興趣一探究竟，因為，四平八穩、霧裡看花的報導已經失去吸引力和說服力了。

爲了要滿足女性讀者的期待，要像捧讀鐵血宰相俾斯麥生平的男同胞那樣，激發出「雖不能至，然心嚮往之」的共鳴，德國幾家出版社決定突破現狀，陸續從去年秋天開始推陳出新，努力翻案。

翻閱已出爐的傳記，一度獨領風騷的德國女性，在當今女作家賣力解密與解讀之下，既不必特立獨行，更不需要三頭六臂，具有七情六慾，有優點且不乏缺點，換句話說，她們是凡人。

在這些女作家執筆的女性傳記中，雖然重現了女主角屬於人性的那一面，但似乎過分強調她們的美德，傾向於完美，只是受困於時代限制，所以……。

毛澤東說：「女人撐起半邊天」，誠哉斯言，德國書市仰靠女人的地方還真多，因為肯花錢買書的顧客中有七成是女性。爲了業績，編輯和出版商當然得挖空心思討好大客戶，必須懂得女人的品味好惡。因是之故，女作家加女性傳記既是市場經濟，也是市場調查的結果。用心投資並經營之後，大夥兒很愉快地發覺策略奏效。

這美好的一仗早幾年就開打了，2005 年，桑德曼出版社（Elisabeth Sandmann Verlag）率先推出《閱讀的女人危險》（*Frauen, die lesen, sind gefährlich*），創下傲人的銷售量。接續這股潮流，去秋桑德曼出版社一口氣出版了兩本同類型的新書：《我們活得豐富！：世紀女性暢談人生》（*Wir haben viel erlebt!：Jahrhundertfrauen erzählen aus ihrem Leben*）、《威瑪的聰明女人：統治者、沙龍主人、作家和藝術家》（*Die klugen Frauen von Weimar: Regentinnen, Salondamen, Schriftstellerinnen und Künstlerinnen*）。不甘示弱的美珀出版社（Piper Verlag）則努力爲《藍色騎士之女畫家及謬思》（*Malerinnen und Musen des Blauen Reiters*）宣傳。

算一算，一共有 46 位名噪一時的女人在這 3 本書中亮相，包括前述的畫家穆勒，個個光鮮，無可爭議。譬如《我們活得豐富！》的作者 Ute Karen Seggelke，在講述自己於納粹政權下度過的年少時光時，只回憶迫害與跟蹤，孩子遭殺害等片段，（刻意）跳過當時全國陷入集體歇斯底里的事實。

她是否有所取捨，將自己理想化，求一個全身而退？事實上，這種氣氛貫穿全書，扣人心弦的故事繼續流傳下去，但是沒有那一位世紀女性勇於承認，那段罪愆深重的歷史中有她應該承擔的一部分。

相形之下，沒有這層歷史陰影籠罩的《威瑪的聰明女人》就持平穩重得多。

威瑪位於德東，是兩百多年前的一個迷你公國，18 世紀中葉，在女公爵安娜-阿瑪麗亞的治理之下，教育和藝文活動蓬勃發展，許多騷人墨客慕名而來長住，其中以天才詩人歌德最爲顯赫，有他的光芒加持，加上之前的巴赫，之後的李斯特、尼采等，滿城盡是詩意畫意。威瑪是觀光重鎮，遊人如織，歌德的宅邸、花園別墅以及幾段引發街談巷議的情史，都是遊客必修的學分。




想當然爾，歌德的紅粉知己如馮·史丹夫人（Charlotte von Stein）、馮·沃梭菟（Caroline von Wolzogen）為他奉獻一生、生前為流言及歧視所苦的妻子克莉絲雅娜·烏爾皮伍斯（Christiane Vulpius），沙龍女主人——叔本華的母親Johanna Schopenhauer以及歌聲與演技皆獲大文豪讚賞的Corona Schröter，構成《威瑪的聰明女人》的主力。

全書洋溢著才華與天賦，作者竭力為權力中心之外的卓越女性辯護，呵護她們積非成是的短處。以歌德熱愛跳舞看戲的妻子為例，作者形容她活得熱情有勁兒，推翻了同時代人對她膚淺、臃腫的惡語。

這樣的寫作方向和筆法，其實是在告別過去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，徵求諒解及和解，尤其要達到女性讀者也能認同主人翁的悲喜，甚至感同身受的效果。可想而知，先卸下所謂女強人特異功能的盔甲，擦拭聲名狼籍者的污痕之後，再為她穿戴良善、得體以及美麗的衣飾，以動人感人為訴求，是這本書的基調。

翻案文章說好作也難寫。看看隔壁鄰居法國，總統薩柯吉夫婦去年10月宣告仳離，結束風雨雨的11年婚姻。今年初，薩柯吉與前義大利名模、當紅的歌手卡拉布魯妮陷入熱戀，2月閃電結婚。原第一夫人西西莉亞不久後也覓得良緣，與緋聞的男主角低調許下誓言。這齣讓法國人反感，使薩柯吉施政滿意度急遽下滑的愛情肥皂劇，終於可以暫時告一個段落。

德國的傳記書寫卻不，翻案文章在作家的手上舞得熱鬧，「男有分，女有歸」，從此鮮有歧義。

延伸閱讀

斯提凡·博爾曼（Stefan Bollmann）（2006）。閱讀的女人危險：從圖畫進入女性的閱讀世界（*Frauen, die lesen, sind gefährlich*）（周全譯）。臺北市：左岸文化。（原作2005年出版）

Ute Karen Seggelke. (2007). *Wir haben viel erlebt!: Jahrhundertfrauen erzählen aus ihrem Leben*. München: Sandmann. ISBN 9783938045244

Ulrike Müller. (2007). *Die klugen Frauen von Weimar: Regentinnen, Salondamen, Schriftstellerinnen und Künstlerinnen*. München: Sandmann. ISBN 9783938045190

Hildegard Möller. (2007). *Malerinnen und Musen des Blauen Reiters*. München; Zürich: Piper. ISBN 9783492050173